



小 學 商 等 高 級 小 學			
館 件 圖			
總			九
一		九	門
三			三
九			
一			
號	冊	號	部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九

書

與李海友 壬午

去歲聞君伯變即擬走哭未及也適逢大故自是無復與
 人事相接故不得致尊酒之奠一達小子之志若欲寄柏
 園兄弟來又以不誠非所以對長者故遂至今闕然也兄
 翁不以此絕弟再辱手書既慰弟於大故復招弟於路乘
 家相見何其厚也乃弟又以事阻不能承命廢棄何可言
 耶今日之集萬欲來赴特以從遊諸子少長不一弟恐
 舍旦夕非徒無益而又損之非父兄使其子弟來學之意

故寧開罪於諸兄弟耳今日寇盜遍天下朋黨亦遍天下
名士遍天下饑民亦遍天下貪官遍天下狐狸亦遍天下
秀才夸妄動謂饑溺已任覩此豈能全不動念甚者乃益
之重勢乎同盟諸弟兄以公車行者其間必有大遇者矣
幸兄翁各致之先民有言爲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
敢斯言也人所常聞若實爲之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
銖兩雖微附之千鈞則重弟固愚昧方於銖兩則或可矣
唯兄翁不以忽焉

與李石友

壬午

前兄在數十里外弟無日不思見兄今兄在做里而弟又

在百里之外相見之期反疎於昔餽口四方良足歎也兄
之於弟雖鮑子無以復過今弟有一言諫兄度兄必不以
爲不然者士之生世出與處而已古之君子得位則行其
道不得位則行其教教行道亦行也弟讀魯論鄉黨見孔
門弟子於其師之性情動靜與夫服食語言之細家人父
子所不得而詳察者弟子莫不詳而察之至其歿世之後
相與哀思而記憶雖孝子之於慈父或未之有及也蓋夫
子生平教學之外別無他務其自鄉里朝廷道途居室之
地無處不與弟子俱其自燕樂康寧憂離患難之中亦無
日不與弟子俱其親愛之情實有過於父之與子者是以

弟子得以盡其所以爲學而各有以究其源流也下逮漢宋諸儒莫不皆然是以從師受學之後天下之人望而知爲某公弟子其弟子亦遂終身以之而曰某受某公之學者也旣而復以其學授之其徒蓋非獨有若之似聖人西河之疑夫子而已弟觀兄名盛以來教事不無少疎一歲之間所登堂而講習者不幾日月耳夫此以施之高才達智如若兩者則可天下之人不能皆若雨則若雨而外安能盡以若雨之教教之矣弟昔年嘗歎授教之事賤於執鞭勞於夏畦今服習之久行且忘之矣行且樂之矣行且一日不見吾黨心索莫惆悵矣然數載以來變化之術尚未見有如螟蛉之于螺贏者則信乎教之難哉幸兄俯察弟意力謝世事一登講堂耳敝邑之人頗有流言不過忌兄在此一旦從遊眾多放假此以解泉按以字下恐有爲字解散之策耳然君子當此唯有自盡其道彼其之子終亦無如之何也苦次草草不盡

與唐隣哉

壬午

省中倉卒不盡就正之私于今每闕如也然道誼如兄翁當不以落落爲病耳近弟得罪于家叔家叔德雖高厚度必不能恕弟幸兄翁言語之下不吝爲弟解之語云子得罪于親則因姑姊以請是也又家叔于兩舍弟義訓不能

無失弟以數行竊效古人強諫之義敢因兄翁而達蓋弟于家叔戚則視兄翁固有加等若門下之義則均也弟度兄翁于家叔之門則尤號莫逆者也若得兄翁閒中一言過于弟等涕泣遠矣此亦兄翁義所不辭者也旅次草草不一

答唐隣哉

壬午

不覲光儀忽踰一載客秋存知之集讀兄翁制藝繼緒之思溫其之度不殊接對左右也嗣是大故適作無復人間世之想冬春以來窮坐館舍自二三同遊遣論之餘仰歎俯傷不知日月又何有於交遊文藝乎是以未能修一問

於兄翁之前也猥辱賜書稱譽踰量重以珍貺愧色不遽增耶來書所論當今文社濫觴弟亦疾心久矣特念疎庸如弟世之君子不以鄙而夷之內以友朋之列亦何足自外而不從賢者後耶首秋之舉自當聞命馳赴一寫就正之私弟數載以前意頗狂肆謂海內人士約略有盡將來歲月卽得中壽猶春秋三十而餘讀書學道何事不可豈獨不讓今之人何圖禍變屢及心志頹困一旦及此兄翁山海之才此事萬宜珍重但使精強何憂不勝耶草此布復殊愧無儀

答唐隣哉

筠若吳先生弟未嘗見之聞昔年於拙文稱許踰量亦不可不謂之知己日前聞其計至爲之流涕又鄴冗嚮讀其文已深景行聞其南中經紀先生喪事又能全其清節愛人以德及于蓋棺之後誠古人之所難不圖見之於今也兄翁其亦聞之否

與唐隣哉

丙戌

去歲與兄嘗爲午月之期非故不赴事變適作流離奔走以至于今未有寧息故不能耳每思喪亂以來交遊零落輒爲流涕然痛定之餘未常不念及兄也比者福履之綏當復無算弟五月而後廢棄衣冠不與人事久矣茲以士

鳳兄旣沒宗姓之人因世多故一旦爲毀室取子之計度亦兄所熟于聽者所歎甑已破矣兵連禍結已餘半載迄未有爲之解紛者弟爲其諸子幼弱懿親誼重揮涕勸之者數矣但弟自分能得之于楚老先生而未能得之于小有穎叔蓋德之不修古人所云公不見信於人是也然弟反覆以思士鳳英雄肝膽沒世未忘顏氏家世聲名一鄉之望乃者變生門內室室有破亡之憂人人有離播之患而又官司迫其前細人間於側薪不盡火不止蓋其勢也及今悔禍息爭收合餘燼彼此蠲釋其心勉求敦睦以爲後圖不獨小有穎叔與諸族人得以益全雖楚老領覆至

此興復之期猶可望也但此事非得无咎叔子兩兄主張則勢固有所未可而義亦有所未順蓋茲訟之興舉宗之人相與爲獄獨兩兄不與其列則公論可自其所出而彼此得用其調停又誼屬本支非餘人可以坐視之比且宗姓之事而使餘人得措其謀將置同宗面目於何地此弟所以跋巡顧望不敢告之同志者也然弟於兩兄交淺言之無以取信敢因兄以達之兩兄蓋兄能信之於弟兩兄能信之於兄而小有穎叔又能信之於兩兄者也則以兄爲仲連而以兩兄爲季布事安有不可爲者使顏氏無族而有族使顏氏舉族之人無室而有室安定之德兄與兩

兄其之矣抑總前後事勢而論之解紛則所全爲多終訟則所敗爲大亦不獨楚老與其族諸人爲然也雖无咎叔子兩兄亦有之語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也又曰爲鑒不遠今者舉族而訟至於家室既盡而訟亦止矣訟止而怨必有所歸家室盡而毒必有所逞彼夫弗良惡知他日不以加於楚老者而加于兩兄也哉兩兄亦思何以當此數十輩爲無恆產無恆心之族屬乎以弟鄙見莫若緣此樹德於今日一舉而收舉族之心也而又有排難定紛之美況其事之所起誠非不可其之讎不可開之憾也特以小愆積成大隙以至於斯耳於今訟之既久心形愁悴財力損

乏當必無不可解之勢因其可為而為之則為德之所歸
 可為而不為則為怨之所聚至明之效也眾全則不致獨
 毀眾毀則不得獨全不待智者而知之也釋今不為坐使
 俱敗異時過白馬者為言今昔盛衰興替之故當必有執
 其咎者祖宗創之於荆棘後世敗之於蕭牆雖在旁觀猶
 為惻怵何同室者而能忍此弟子顏氏故嘗館之與其族
 人亦各有舊又加以士鳳存歿之交是以數月之間早夜
 以思不為不熟念非兩兄莫了此局非兄莫任此事且無
 以為兩兄之所信者因為盟兄陳列其狀自謂情無偏私
 其言足貫神明非有蘇張之習也若兩兄慨然惠諾或過

兄而謀之弟亦富鼓棹而來共商所事然後徧以告諸鄉
 黨朋友將以眾力舉之傳曰春秋嘉釋怨又曰德莫大於
 安定其國家家國一也兄之為士鳳以及其族人者當無
 踰此弟愚困無任又度其事必出于和解因是始終心跡
 寧蹈良朋無戒之歎不敢效抱薪救火之譏亦以此也其
 諸筆不能詳猶俟面言以悉

答王忱棐

壬午

炳按范刻
作棐忱

辱諭慰誨勸至既愛祥於膚體復勉祥於德義接讀之次
 悲感均集蓋悲祥之獲罪於天既已不可為人而感君子
 之用心不以罪人而棄之也寤寐懷之曷其有忘但以弟

鄙志有不敢不爲兄翁述者祥甫八齡背棄先子長育教誨惟先祖父憂鬱勞苦以是不得上壽今祥年三十餘矣于先祖之生未有一日之養而先祖之亡又不早爲卜葬以至陷于盜賊祥之罪重何可言哉祥嚮嘗讀禮至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輒爲悲痛至於今日不特無以爲養竟欲養而不可得不特無以爲葬竟欲葬而不可得以兄翁所見所聞亦有遭離凶違如此者乎是以遇變之時寢食俱廢惟求一死而親戚朋友相與勸勉謂死而賁恨不如生以討賊也是以復求飲食爲隱忍偷生之計將以求得當於讎人非有肌膚之愛妻子之念也至於苦塊之末非所以致疾病矧生死哉貧人乞兒犯風霜息草土者眾矣壽考康寧未嘗無也若以盜賊已得爲解無論此賊猶未典刑雖復食肉寢皮誠何益於死者幸仁人君子無以罪人爲念

與友人 辭社集 王午

古人云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未必在山澤噫山澤猶未必況聲聞下哉予故於今日之士雖未敢一旦褰裳而亦何敢重繭以追之也

與張允公 王午

客秋間過溇土做友若雨亟道兄翁人文俱出令人什百

弟敬志之逾歲以來未嘗不為服膺也然時以道阻徒為一方之歎夏月以平兄弟順發之集不圖兄翁弗夷菲薄惠然而至領略光儀兼望鴻筆漢廣崧高承風推服頓嫌若雨之言猶有未盡也今天下立言會友日以月盛仲任明明之稱內史繁星之喻莫以方此然弟以為今人之文殆如唐人之詩應制則天仗御爐送行則孤舟斗酒殊無別調其所為氣誼特一闕之市酒食徵逐而已求其人文真不媿於古之人者未能數數是則衰莫衰於今故弟於敝郡諸社間一與之而獨於存知諸兄弟數年於茲者誠以諸兄弟之文則誠有不及古之人者而已殊於隨聲而

和之列而諸兄弟之人則欲不愧於古之人也今得兄翁辱至領袖之任已有所屬七之日事當更舉幸兄翁終不以菲薄而夷之一以古之人相與為古之文也

炳棠之文下姚本有度亦大君子之所樂八字

與岑漢明 壬午

適聞先生應顧氏之聘為之起舞一席萬里固不足喜但以先生高風直節鄉邦士大夫無慮數十百人各有子弟豈盡不欲其賢乃無有知敬先生者使栖栖枳棘間何道之難行耶是以聞有延先生者雖道里甚遠相見闊疎而喜之遂不可禁也行期迅速無緣江干執酒言別因胡君

來專以一言相贈今日寇盜滿域中大江以北塗炭已甚東南又事作矣桑梓之地豈不可保稱安土者二廣而已按治其地綏輯爲最先生從容衙署時出仁者之言使爲長上者惻然加意於窮民百姓亦吾黨布衣行道之事也昔人有言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三復斯言南人見庇多矣又郎君尚幼夫人貧居清苦可念一二載之餘便應賦歸較之官其地者不等也餘情縷縷不備

與趙公簡

癸未

郡中聚首越三日夕自與兄翁交未有相集之久如茲晤者也所聞言教莫不根本道義浹于性情爲歎與君子交

受益如此退返館舍未嘗忘左右也不審兄翁何日過敝里使弟得時聞所未聞耳敝門人姚子夏年弱而才雄異時必海內知名之士聞抱老先生間亦許可之弟聞古之鄉先生里有賢士則進之於朝廷于今雖希覩此風然度抱老先生所以樂育族子弟之意如姚生必非其所棄置者弟生平無求于人至於人之有才而未遇者每喜爲之稱道將遂忘其身之賤與其分之疎所持君子必有同懷敢爲佈言惟台鑒不一

與屠闇伯

癸未

憶自昔年西山之上見闇伯於稠人中忽然心契嗣是日

深聯以兄弟之好者計六年於茲矣相見之疎每每踰歲然幽獨之間未嘗不有閻伯相往復也頃者數次又匆匆言別不得盡中懷之一二私謂裒露之集得與閻伯作兩日遊適亡友顏士鳳祥十有三載肝膽道義之交也一旦相失痛何能已蓋既痛士鳳之高志不一日得而輒死而又痛祥之多過遂失一責善之友是以數日以來悲思所結往往不知此身之在何際又何心於文字而能從諸君子後哉以是不得偕柏園來與盟翁晤語也所不能不一言相寄者方今天下聲氣之習衰靡特甚士之入此約有二種非突梯滑稽以邀浮譽則抗視厲氣以啟分爭不

獨於古人安身立命之業相去之萬卽所謂文章氣誼亦重違其指故祥嘗歎東南壇坫西北干戈其亂於世無所上下閻伯忠信之材篤古之概亦嘗疾心及此否祥自士鳳之亡悲痛之餘益用自反吾等戴天而生上不能進德修業及時而行次復不能特立獨行廉頑立懦下復不能博學多聞顯身及親齒踰三十猶復終年碌碌與流俗俯仰一旦血氣就衰如草萎黃如籀隕落不大悲哉用此將與同志兄弟約自今盡舍馳騫日求吾身之所未能者而從事焉以庶幾於古人之所爲而後不爲生無益於時死無傳於後自等於草木鳥獸之倏忽閻伯以爲言之不爲

迂誕否祥之交遊自闇伯所知而外吳興倪寄生同里顏士鳳及門丁野瞻俱稱畏友而士鳳爲最去年失寄生又失野瞻今年又失士鳳百里之間賢人落落未易多得而竟易失若此惟祥孤獨於患難之中愆尤罪戾日益以多悲乎傷哉何逢天之不辰也餘不唐子灝如其人甚高學甚富聲聞不入於胸中祥思之者二載矣一月以前曾致書交之茲復與闇伯約爲責善之舉以無虛兄弟之稱凡以求助於二公俾祥罪讐雖多庶得藉是以得寡也則西山之見闇伯惡知非天之所賜乎三友雖亡猶得恃以無恐或在於茲矣外誓辭一楮頃者有感而作然鄙志在焉

特此附覽

與朱近修郭疇生

癸未

客秋聞兄獲雋擬走使稱賀已而思之富貴人所自有賢者出處幸不幸在天下非一人之私所關也遂以中止嗣是禍變適作一身之故已盡忘之何有於文業朋好是以凡在舊交罕所覲止非有餘故自惟年旣壯夫以貧不德一旦災及於親雖知己厚德不蒙棄絕亦何心從於君子後哉今年窮坐柏園家中一二從遊遂不可遠語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今諸子辭親聚此所志亦欲學問弟旣庸愚若復不與之朝夕是率人而爲遊惰也得罪天下多矣

不能承命兄翁度能原之

與沈子相

癸未

前辱手教適方寸糺亂草復失恭知兄能鑒之也方今天下交遊之事幾於沸鼎吾郡尤甚弟於孤坐之際每爲念之朋友所以謀情志也今以起爭所以敦德義也今以樹勢以是之交不如其已是以寧蒙錮疾之譏而不之悔非獨畏出門之難也比見仁兄篤誼虛懷泊諸同聲人文俱殊於昔所云百里之間賢人生聚此則弟所聞風願附者也況先之以召命乎今日之集實以亡友之變數日以來魂魄未知所定不能執筆爲文敢此違命諸君子并祈致

意

與沈子相

甲寅

日者仁兄可謂固留而弟辭之至決夫以三十餘年老友白頭相過雖兼旬累月連牀對榻不爲多固留是也堅辭非也而必決去者非有他故以賤疾甚憊一身不能自支而目下方持慎言語節飲食之戒誠恐他友繼至不能俯察應酬太煩不免多言傷氣多食傷脾正月十五之禍一旦復作爲友朋累耳旣而思之冬春以來與仁兄相見者三無次不以死生爲言得非以弟於死生之際有所未達猶有貪生畏死之見乎自維生於亂世幼痛終天雖久視

息覆載詩所謂出則衿恤入則靡至者也況復行年六十有餘尙有何貪何畏但吾人所以不同釋氏者行父母之遺體不敢不敬故一出言一舉足不忘臨深履薄之義凡夫日用酬酢之常食息寢興之細苟一出于忘身徇欲是皆立乎巖墻桎梏而死之類也豈若釋氏祇以不貪生不怖死爲了生死大事而終日以末後一著爲念哉夫吾儒所謂末後一著者得正而斃全而歸之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祥于道未之有聞正苦未得死所雖甚迷昧樂正子春之戒亦知守之不敢有違是以寧虛友朋之愛而不顧也又承論及先師山陰

先生古易之書前以氣力不續不能奉答於今思之此書竊疑未論其詳不當爲先生傳布於世也蓋祥於甲申仲春見先生於叢山之宅聞先生有易義之書請而讀之先生曰此往時作不足觀也吾欲改而未及自此距先生殉道不過一載有餘未聞有所改正然又非程子易傳尙冀有進未欲遽傳之意則今日及先生之門者當體先生之意本伯繩之志敬守其書藏而勿失可也何必亟亟行世以爲先生重哉况先生輕重豈在書之傳不傳哉易自畫卦繫辭以來義文周孔之後程朱之前代有作者其爲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義使人居安樂玩得以寡

過者固多有功於天下後世其爲不知妄作得罪聖人者已不少也蓋易之爲道微顯闡幽知來藏往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故繫辭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後之作者舉其一廢其百得於此失於彼凡夫用智自私穿鑿傳會而不軌于大中至正者皆賊道害義而得罪於聖人者也故記曰易之失賊近代世教不昌儒風不振學者不明乎義理大都以釋老之似亂大道之真其爲賊更不可言縱使不至於賊而多此書易不因之加明少此書易不因之爲晦又何必紛紛多事自取妄作之咎哉朱子燭籠之喻多一條骨障一路明竊謂今之言易者無不然也因仁兄相愛之篤相知之深且久而又各各年俱向暮弟又加之以疾病視息覆載正復不知尙有幾何非可以應酬之常例論故因前之決別歉如不已亟亟出以就正不覺其言之多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唯仁兄進而教之勿以其人將及溝壑而棄之則幸甚幸甚

與徐文匠

癸未

憶自己卯獲交兄雄才重誼爲世所僅錢塘之別忽然五易歲矣兄之道義文章益進而上而弟之困陋猶昔徒然年齒加長足爲知己憫歎而已天下事故日作帶甲之士

幾滿天地生民塗炭之至極去冬金華寇作震驚數百里
遠近皇皇未知所保雖天子聖明隨見殄滅然民俗敝矣
思亂者多數年之間江南恐又非寧宇也大賢生此隆中
之業自當豫定俟時而興紆君父之憂副蒼生之望固乃
期也一士山顏應招而至與兄發典策之鴻奧撫江山而
拾奇並起東南爲天下係重當不特文章而已獨弟頽困
鄉土不能走百千里親近有道一二知己復爲兄取之而
去益孤弟於憂患之中是則不能無私憾於懷者也兄其
何以見慰乎臨書翹切外學規誓辭各一呈覽

答徐文匠

甲申五月

則先兄至弟張皇吳興間不得言晤歸讀手教許可過情
惶愧惶愧若盟兄所云忽聞天崩地裂之慘涕流數日誰
非臣子豈有轉顏事人之理惟有漁樵之樂人品文章無
踰此矣弟鄉人耳何足以言但今干戈伊始終無兩
立之勢大賢之士方當僇力中原克復舊物樵山漁水又
未爲今日事耳弟間觀易象方此神州離析宗社播驚在
坤之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竊以吾人草茅大概在坤
之六四天地閉賢人隱无咎无譽可以免患或者聲名不
可太高交遊不可太廣進取不可太銳亦藏器待時儉德
避難之義也盟兄以爲何如嗣望惠風其有以廣弟耳

與沈星浮

癸未

弟與兄交未得稱最深然屈指通名以來蓋八年於茲矣未嘗一日得盡朋友之道每爲歉如但弟所得不愧友朋者落落之中不失真氣是以一二載以前星浮聲籍甚弟不敢親人之所親今一二載以來星浮聲忽衰弟亦不敢疎人之所疎其於始通名之日蓋無異也日前辱以辨揭屬柏園投弟弟竊以爲兄可無事此也使人之所言而果實也兄可以自反而改之則不一二年間毀星浮者必轉而爲譽若其言果妄則固不待辨而可白何必彼此相持若水火之決期一勝哉且兄亦念一二年以前譽者不爲不多且力曾於星浮有尺寸之加否而今之聞毀遂爲此汲汲也弟之一身毀譽亦時有之竊學古人之義聞譽則懼無其實聞毀則樂知其過差用自勉亦自驗耳因兄不惡切直敬以相聞八年之交唯此一語慙愧多矣唯兄有以察之

與孔文在

癸未

竊聞朋友之道責善爲先弟與兄交有素矣稱深者自今年始蓋旣托於深則不敢復有所隱而自比於淺也謹以一言相責知無不可星浮與兄及伯升兄弟之交固昔所稱肝膽而骨肉者也自家人父子以及鄉黨朋友誰不知

四子之交如金石者一二載間星浮毀言日起而兄與伯升兄弟亦遂相與棄之此于星浮固未必無過使人之多言而於古人全交之道則不能不爲吾兄責之者也幸兄致之伯升兄弟自今凡遇人之言星浮者力爲之解使其得以自全卽有重失猶可更始亦君子交絕不出惡聲之厚德也弟生平無所益於朋友但自維交遊未有中道而舍者此雖君子不以遐棄亦弟所兢兢惟恐蹈不終之誦故也語曰責備施於賢者惟相鑒不一

答吳文生

國變卒作天地崩墜中興事業佐理無聞將來之亂恐未有已制科之事朝廷一遵舊章間有言及孝弟力田奇材異等者亦未必舉行卽行亦不過開一倖門當世賢士終不能由是以進也吾黨所事舍制藝亦無他務但處今之世自非實學實才不足有濟今日爲諸生則思進士做若果登進士執何具以往豈能如昔日坐享太平優遊貴樂乎徒有身敗名隕爲人笑辱而已弟意欲於海濱僻壤挈妻子而居爲苟全性命之計因於此修身力學以俟天命人事之可爲則雖一命之膺庶幾得如古人所云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不然躬耕負薪亦足以沒齒而無愧仁兄以爲如何敬此附賀

與王章吉

甲申冬

弟於雜選中得讀兄翁文心焉儀之舊矣春初乃得請見道字弘廣不可方際世之論者率謂今不如古以弟權之今之山陰人文之盛當亦古未有也東望稽山雖不得至時嚮往之子淵兄其文如虎其人如玉弟得聯席甌溪廣所未及天下大棘變出殊常吾人出處進退自非恆局兄翁于此籌之綽如矣亦能以其餘相錫否

答顏司李

己丑冬

造次請謁有妨台靜然酌安平之泉聆和吉之論腐生所得已多鐙初來復錫札教固知長者用意欲全孤嫠以承先祖良厚良厚盛族之事潰裂極矣始焉劫奪繼焉訐訟葛藤四五年經歷十數衙門鄉黨之論定矣官府之案積矣今者中台已死小西叔穎已死卽楚翁老伯亦已死矣目前存者皆其子若孫矣世業各已蕩然室家莫不播徙不獨行路之人爲之心惻雖起襟川先生於九京見其後人一旦至此當爲痛傷者也盛族諸人於此悔禍改絃收合餘燼勉求敦睦以圖復興可也猶然波復生波蔓益滋蔓相爲怨惡勢無終已豈所以善其後乎若謂果有弗平于中乃不言之於楚翁未沒之先而紛紛於楚翁旣沒之後不謂之凌虐孤寡不可不謂之毀室取子不可有心者

傷有口者議固理勢之不能無者也自非先生正容力砥
阻遏羣謀熒熒孤嫠復何望哉至若繼嗣一節當時安得
不謬猶幸楚翁末命特爲改正其事已無失矣特其產業
所撥于季延則不足四房之數而於子重三人亦不及於
孝嘉然自變故以來破亡略盡所存固已無多與其奪姪
之所有以歸叔割兄之所有以予弟家庭之間母子焉而
不和叔姪焉而不和兄弟焉而不和不若弟讓於兄叔撫
其姪猶爲德之美易所謂小貞吉大貞凶正或以此要亦
前日積重之勢使然非區處之得已也難得者天倫易得
者財產稍知理義者應恥以有餘不足之故相爭矣先生

致孝嘉書所云相讓有餘相爭不足讓之一字正盛族對
症之藥今日急宜下劑矣若導之以爭勢必至於無可爭
先世所存不盡付諸他人不止不特季延之與孝嘉兄弟
爲然也亦不特盛族諸人爲然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以孝
友輯睦而興者未有不以乖爭鬪競而敗者自丙戌之歲
祥致書唐氏兄弟言及盛族之訟宜解不宜結中云祖宗
創之於荆棘子孫敗之於蕭牆異時過白馬者爲言今昔
盛衰隆替之故應必有執其咎先生過加稱許今不幸而
言之中矣前鑒不遠後軫復乘漢班氏有言修正未必蒙
福爲邪欲以何望豈鬚眉男子其智反出婦人女子下哉

今日狂瀾之障獨先生一人責耳孝嘉兄弟甌已破矣又
方幼弱成毀惟命於天豈敢自作不靖其諸欲與爲難者
各有肺腸惟先生開示咸以敦睦爲心以無事爲福懲創
往事翻然好終豈惟孤嫠仰庇藉以安全當亦襟川先生
所亟願於仁孫者也草野不恭統祈台宥

與屠下枝

庚寅

別後知新禧日益令甥家門事變多端弟之迂疎無能爲
力惟有浩歎每念兄翁視均一體真古人之用心矣二令
甥得兄朝夕啟誨漸見老成此亦目前欣幸之事但苦稟
質薄弱尤當以保身爲第一義耳敝通家錢愷度先生平
生服古尙德不徇流俗自昔盛平之日未嘗輕與人接弟
於晤間偶道兄翁于章吉士身歿之後所以恤其孤兒歸
其父母種種盛德爲今世希有愷老歎慕殊深遂有識荆
之願而欲弟一言爲介適以塵俗所羈不遑追陪肅此代
躬固知兩美之合宜其恨晚矣不一

與許祥伯

弟去秋客遊茗上諸同盟皆得相見獨不見仁兄以爲惆
悵惟從隣哉兄所彙社業中得讀鴻筆深靜正雅不異見
仁兄也每思古人三日不見輒有殊異之目弟與仁兄隔
別久矣弟之固鄙猶然吳下故形不知仁兄絕塵之奔於

今又復何似景跽景頤又從隣哉兄札中間仁兄近況多所感憤弟思其故而未之得或者以諸生坐困無以達其壯心故多幽憂不平之氣與此固昔賢之所時有然弟竊有進於仁兄者則以賢者生於天下不患不得志患得志而無以自見與不得志而無以自立頃者天下多故以來其人之登巍科位上爵者非不極一時之富貴然數年之間其誅夷投屏不得自比于尋常之百姓甚者屈首賊巢竄身荆棘者何可勝數當此之時夫豈不悔嚮時所學之無聞而徼倖於一第以至於身潰名汙爲世悲歎然則爲諸生之日深未嘗非吾黨之幸也弟遭離患難已極人

世之無有所未及者一死而已然猶用自寬偷生有待者誠念天之生我未宜以是自畢也仁兄雄才高志當以千古爲懷萬不宜以憂傷棄此良日非徒自愛亦以愛天下也敬庵先生衣冠未遠家學源流自在仁兄試從事於此當必有樂天知命之懷矣敬布區區惟鑒不一

與友人

古詩云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祥讀此未嘗不興感涕下也今爲之言曰桃李誠二本猶然相代僵何況同根生而或有相忘嗟嗟相忘不可況相尤哉前書草草復爲此言幸兩兄念之念之外誓辭學

規各各附質區區之誠亦具於此幸念之念之

與薛楚玉

前月奉候不及面聆教言次早西發郡中知己俱不及相見也一館之繫真同匏瓜親友間至有數年不相見者自顧齒髮如許猶以課誦餬口輒爲悲歎然尋復自慰流光易逝何心碌碌人世罷筋力於應酬俯仰間哉藉此避謝差堪放適耳台履比益多祉夙承左右知契之深疾疢間來每投藥石芻蕘下忱無當玳報顧有懷不盡未嘗不疚於心也先生初本欲以醫自晦今三尺童子俱聞薛先生名乃反以醫顯矣始猶祗及縉紳之交未及官長也今漸

通於郡邑之長官矣始則以筆舌代耕繼特以藥囊代筆舌亦士不得志於時之常今一旦爲角里之人以多金推羨矣始亦特以生生之計託業於斯免八口饑寒而已今乃至於庖積梁肉矣凡此固亦事勢所至容有不獲已者竊慮自是以往其勢有加無已夫亦何可以長乎方今之日名譽不可太高居實不可或厚恐先生當此宜求退步早爲善後之圖乎乾之上九龍德也不免亢悔者進不知退也今古豪傑惟是名韁利鎖不能牽制故於得喪存亡之際游刃綽綽也張文節公居相位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邵康節先生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

名言懿節可爲百世之師也先生胸襟高朗非猶流俗之比固無待于小言之漫及但自去年岡陵之後人士傳說莫不致誇於有客之濟濟頌祝之洋洋以及旅幣之輝煌賓筵之於粲以爲今之貴人殆未之有祥聞之惕然謂薛先生何宜有此寧願以此爲重哉此意懷抱至今未之達也故於間暇特爲進規又念甲子於祥五年以長矣終日勞勞精力亦應節惜也敬布區區不盡

答友人 丁亥

客秋辱以拜經講約不遠二百里頌及窮宇弟以病故報命不時每念厚誼不可不答一載以來殊用闕如方今世

道淪胥人心載溺仁兄倡道東南將以振起而作新之甚盛甚盛弟雖蹇駑能不踴躍後塵思自列於君子之林哉竊有懼者鳳凰于飛聖世之瑞非時而見覆以爲災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乾坤何等時仁兄當亦慮之矣矧承聲氣末流質心未復載好其音不潔其羽所在有之藩籬一決爲世指稱重使斯道不尊不信未必非吾黨之憂也弟戢影息交聲不達戶非敢云儉以避難徒以苟全亂世竊效古人披髮行歌之跡緣仁兄教以德義輒進狂言往者不諫來者可追幸仁兄敬之慎之毋蹈德衰之歎

與友人 戊子

欲走郭外晤兄緣無晷刻之暇往返經羔羊又以榜人趣
行不可停橈論言之私惟存念想春來兄索詩至再弟素
不善詩近年益復無意語云身將隱焉用文之故久無以
應命言遠兄曾至敝里弟在禦泉不得面一士詩頗多曾
再道兄意有便當寄來也兄交遊日眾聲名日起豈非同
人之願但弟竊有進者亂世聲名不可有況從而益之乎
交遊不可多況進而加之乎卽以詩而論蘇子瞻云此如
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亦何與人言然子瞻往往以詩得罪
今乾坤又何等哉前者問與友人論及出處弟云吾人處
世非止則行止則息交絕遊匿聲逃影不復與人事接出
則辭墳墓棄妻子更不返顧旋踵杖策驅馳以戮力於中
原此非命世之才不能爲故弟擇其前者而處之然猶不
能故復與波上下偷以全生若乃似出不出似處不處言
語不慎幾事不審而又無重勢以自託藩籬以自固斯亦
古之人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仲山甫中興良佐
詩人美之猶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此有深意兄翁以爲
何如相阻數里無緣面陳草此附瀆義有未安惟詳示之
不吝往復

與潘澄伯

語云百歲光陰能有幾何年至六十將來光陰約略可見
兄五服之內已無一人之親假使終不生子潘氏之後尙
復有人乎念自厥初生民以至今日一旦使宗祀遂斬靈
不痛切于心弟所以十載以前卽勸兄買妾及爲令弟成
婚也不幸令弟娶而短命兄亦不悟謂依女以老可已天
之生物使之一本未聞壻與外孫可以爲後者也此身不
足論其如宗祀何幸兄翻然取妾竊慰先師之祀庶其有
託不謂家庭之間若此不安也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固亦
常理但老姨媽之性老而不衰亦是人情之外而兄所以
處此亦得毋有失乎亦當自在一半不是思所以善後也
弟爲兄度之可謂岌岌其殆矣卽使幸而生子能待其成
立乎不及待其成立親戚宗族何人可以依賴乎然則早
生子一年有一年之幸也遲生子一年卽有一年之不幸
也終於不生更無論已事勢至此亦無別著兄自度家庭
之間可以至誠感化嫡庶得以和諧外人不能離間則夫
夫婦婦母母子子天倫之慶也上策也若度其勢決不能
相諧則別作料理亦不得已之計人孰得而非議以薄于
夫婦而議兄乎夫婦固亦人之大倫然較之宗祀則輕重
懸絕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父母
之命可以不稟而何有於妻子哉人之娶妻爲傳先人之

緒也故曰娶妻非爲養也人固有不及五六十而死者矣夫之鰥居亦是常事婦之寡居亦是常事以夫妻諧老之故而易宗祀之斬雖至愚者不爲此意可以仰質令先人亦可以仰對先外父外母亦可以內告之家人外告之通國有子無子固有天命然人事不可以不盡語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未有內外大小若此乖張而能衍螽斯之慶者也董子有言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方此日暮途遠情勢迫切自當急爲改絃易轍之計勿徒坐失歲時終令先人爲若敖之鬼也努力努力前造尊館不及面陳特作此以達區區臂指作痛不能端書惟鑒

與尤氏通族書 己亥八月

敬啟瓊山親翁沒後不佞夫婦之於介錫數載恩勤諸親翁所悉也一旦昏迷娼妓鳩殺小女介錫尙言小者死矣并了老者之命諸親翁無不爲之髮指者然小女張門已嫁之女而尤門主祀五年之婦也今使門內弗幸忽有庶弑嫡夫殺妻之事在家法宜執而付諸當道乎抑宜默默而坐視彝倫之斃乎正恐其人盡無父母兄弟爲之哀鳴家督已不能無聲罪致討之舉矣不佞以父子之親奔走號呼三月於茲諸親翁處此徒然相對不佞引慝不遑至於介錫溺娼優下賤而行禽獸誣有服之親而圖反噬賊

滅五常弁髦三尺未聞訟言以正其罪何也雖云欲庇介錫之故或亦本支一體之痛人有恆情但愛介錫者自當匡救於其惡未顯之日不當姑息於厥罪既成之後也諸親翁雅敦詩禮誼立鄉邦綱常名教之大閑豈於門內而盡掩古之人犬義滅親雖執彼罪人告諸祖宗而其磔之別爲置後以承宗祧豈云過乎今無罪者含冤入地有罪者視息同天獸相食且人惡之竊疑諸親翁之於娼妓狂且何其獨厚也不佞衰病餘生跡絕戶外今自五月廿四以來蒙面屈膝於官長胥隸之前踉蹌踣僊於酷日凄風之下凶人優游省會策臣復爲之上下行賄以濟其惡指

揮起滅惟意所爲不佞何罪殺其子又欲殺其身匹夫怨毒寧無所歸惟諸親翁公心鑒之臨書感慙不知所云

與尤西眷

己亥三月

小女荷老伯母鈞庇稍延喘息感深五內如何可言別來半月聲問隔絕竟不知近日局面如何昨承策臣賜札但云令弟往杭之志堅不可回而諸尊長所以待彼婦者未之言及使者口傳則云將欲仍來則是尊伯暨盛族諸尊親疇昔一番正議適以爲彼婦歸省之便成令弟決絕小女之計而已將來淫恣更何底乎震駭轉側誠不能已肅此上問惟詳示焉令弟早孤失教以致傲戾狂悖非復人

理今日夾持之力門內惟有諸長兄異姓尊行獨弟一人耳輓回匡救竊謂宜有關弓涕泣披髮纓冠之義若謂其無復悔改束手喟歎坐觀成敗終不免於惡養天倫之咎屢欲進前復慮責善傷恩未宜造次惟尊伯與策臣兄酌其可否而示教焉若筆墨難悉尙圖面晤不一

答尤西眷

閏三月

父母既沒門內之事主之者長兄而已策臣尊伯何云不能自主耶近日傳聞訛言策臣已納令弟離間之言有嫌於弟弟固不敢信蓋令弟已爲此婦顛倒簸弄矣吾輩安可復爲令弟顛倒簸弄邪區區之私惟欲匡救令弟使得

改過自新以無負令先叔親翁昔年婚媾之意而已若小女之安危生死蒼蒼者自當鑒其無罪而默主之非人之所能爲也語云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生平自信如此素尊尊伯所知敢不罄竭肝腑於台前耶士鳴妻弟前日見顧但云此婦初十前決往接矣彼時策臣自有區處甥女斷不失所姊丈靜聽可也弟是以跋巡不前耳造次附復諸容面叩不一

答尤策臣

己亥三月

不佞祥與尊伯事均一體其望令弟悔悟之心一也若終迷不復往杭亦覆不往杭亦覆不待明者而知之也自古

人倫之變禍敗所貽必及數世家風之貞淫壽命之修短世業之存亡在尤不在張也善全之策惟尊伯主之據愚所見覆水復收目中豈復有人淫兇滋甚凡有面目肺腸必無與此妓同室之理小女祇有潔身而已他非所知也率此布復有未悉者尙冀枉教

與尤策臣

七月十四

自小女毒死無日不與尊伯相見令弟介錫上誑以來相見遂稀傳聞尊體抱疴真乎僞乎天平人乎俱不敢知據跡以推非獨不佞祥今日不能不疑於尊伯卽恐尊伯亦將自疑也去年八月介錫往省幫訟合理與否道路所知

也尊伯爲長兄而不之沮聽其違義佐鬪其失一矣因而遂以三百餘金買娼爲妾西眷尊伯發憤以爭從省下亟歸趣尊伯遣人招不佞阻止左右竟置罔聞任其猖狂越禮鼓樂到家其失一矣十一月承遣尊使楊二遠來禾申見招於時尊伯非不痛言小女不如走一生路分居以活然則介錫與娼婦之用心尊伯稔知之矣今年正月遂以令子送娼婦爲兒夫使介錫終無嗣息亦當以小女爲嗣母而忽母娼婦此何心乎其失一矣三月十二日介錫娼婦狂悖弗堪尊伯與盛族諸公亟欲斥逐祥苦謂介錫今日譬如醉酒久當自醒恐持之過急總從小女結局尊伯

斷斷去之不使少緩在家督之道固有宜然未滿十日卽遣楊使往省且飾言非果青樓聽介錫迎還矣夫使此婦宜還則前此不宜去前此宜去則後不宜還一言而決也乃去之者尊伯還之者亦尊伯此誠何心其失一矣娼婦將還祥與士鳴妻弟言之再三此婦重來淫橫必甚決無同室以居之理小女甘心出居別室若介錫久而悔悟終不失爲夫婦卽至終迷如未亡人以沒其齒但得策臣尊伯主張稍給衣食以免飢寒可矣士鳴云前與策臣兄弟面決信誓旦旦甥女必無失所姊丈只宜寬處祥與士鳴固已愚而信之至今悔不可追然至此父子音信斷絕但

遙聞楚撲不聞三日以及於死尊伯曾何主張乎其失一矣此後杭州戲子認作娼婦兄弟頻往頻來老鴿來宅尊稱太太久駐一月尊伯豈無耳目者乎何於介錫不聞匡救也其失一矣五月二十小女梳洗欲歸介錫禁制尊伯可以一言寬宥脫之樊籠之外乎而竟坐視其死旣死矣乃遣姚宗以病來報其失一矣相傳小女未死以前介錫進藥疑而不受從傍勸誘者有人將死之時小女煩懣呼跌執勸藥之衣裾其人驚怖不已旣死之後則爲之以粉塗面此非戶外婦女所爲也尊伯豈不與知乎其失一矣不佞以小女死於非命不得已控之本邑本學承尊伯朝

暮見顧溫顏款語之中時見視瞻不定旁人固已疑之不
 佞不敢疑也介錫到官之日尊伯至做寓一面羈縻而暗
 布多人於邑門護介錫以出而閉不佞於儀門之內相與
 聚擊使非官長出堂一哄而散未必不繼小女而殞命矣
 已而用銀三百五十兩徧布衙門過手人眾坐令到官者
 脫去未到者不拘小女之冤無可申雪不佞之口無可控
 訴旋令介錫越誑各上司到縣行提尊伯遂爾稱疾高臥
 於家外則布傳天士調停之說以惑人視聽陰使人賫金
 接應以資其反噬之謀其失又一矣范澄之尊伯之內兄
 其為尤氏外親與不佞等也小女見殺於尤澄之當起狐

兔之悲奮鷹鷂之擊而儀門聚黨澄之與焉再往江寧時

士在澄之不辭其勞先是烏鎮之覓居時沈鄉間之索逋

至於小女命絕之日奔走經營澄之無不身任竟若尤門
 之昆弟介錫之私親然者試問此種赤心為介錫乎為娼
 婦乎為尊夫人乎尊伯何不思之甚令其稍知遠嫌其失
 又一矣嗟嗟言及於此人之情偽無不盡見由前之失則
 為養惡由後之失則為黨逆尊伯即欲百喙以解恐雖有
 辨如秦儀亦難為置喙也然在不佞總惟首惡是求雖同
 謀之老鴟亦無一字之連及以聽彼蒼之顯報何況尊伯
 當介錫笞撲小女之日曾為解勸前後嘗有好言入於不

佞之耳而敢頓忘親素遽行株蔓乎今將解省赴審不佞
訴詞仍借證明惟望當道庭鞫之日尊伯以幾分存手足
之情以幾分保護令子之繼母卽沈以一分留公道證據
始末情由使小女冤鬼不至夜哭不佞隱微釋然無憾自
當百拜稽顙以祝尊伯之永享多福小女生為尤氏之婦
無罪受死終無絕祀之理於令子重有望焉臨行頓顙出
血直詞哀籲伏惟鑒此不宣

與尤天士 七月十四

小女入尤門五載無應死之罪通國皆知也令弟介錫與
妓殺之非惟情所宜伸抑亦法所罔宥尊伯老親翁分則
家督義則嚴師介錫罪大自無曲庇之理矧行為朝廷持
斧執法之司將使宇下無匹夫匹婦之寃其折斯獄也宜
如之何法一也在官在家要無同異謹以小揭及前後筆
劄呈覽惟垂鑒而裁斷焉不具

與尤天士 十一月十七

敬啟小女之死介錫與娼婦合謀行毒此閨門以內之事
在誘藥敷面之婦女宜與其謀男子未必知之故弟祥於
盛族諸親丈不敢以介錫一人之故失親舊之好雖在策
臣亦不敢讎而敢怨所以不敢讎者首惡未得也所以敢
怨者前後心跡實有難明也已詳昔日致策今日祥於盛
臣書中故不贅

族諸親丈不服者有三不及面陳謹以書進惟左右垂察焉八月以前故不論娼婦首惡於今見在也誘尤氏之子殺尤氏之婦在尤氏以執而付諸當道爲正乎以曲庇之使脫於罪爲正乎今在娼婦則欺誑當道住提不出而反提及賤內賤內自小女正月歸寧之後母子不相見者半載音問不通者三四月驚聞女死昏暈幾絕於今病未瘳也何罪而欲提之到官其不服者一也小女死之日身屍之黑舉盛族之人耳而目之也西眷士鳴銀簪之探舉盛族之人耳而目之也當時無不爲小女稱冤謂介錫喪心宜死今忽闔族結稱病故誰無子女此心豈能全昧乎況

普天之下人人有族使殺人者盡用此術以免則是凡人皆可殺人而朝廷之法不能立矣且買妓荒淫狂惑迷亂之日舉族之人安在乎何不及時匡救乃坐成其惡至此極也其不服者一也介錫自五月以來本學呼喚而不出本縣拘審而不出本府提審而亦不出以至臬司之詞是其原告也祥同被誣諸人於七月十一日奉本縣起解既到杭州府候審旋復營幹轉督使縣差帶回仍不得一鞠小女之死幾爲胥隸貴人著衣喫飯之具幸遇當道嚴提始一到官私幸小女雪冤有日不謂左右復邀諸親友以來或以勢相嚇或以情相激使家兒惑之痛哭流涕以爲

情實付之公論定案出之廷平雖使凶人徼幸得免在此已不失肆諸市朝與眾棄之之義乃遂欲明欺官府強作和局其不服者一也祥豈不知今日事勢得產者有人得金者有人明與把持者有人陰爲囑託者有人祥於衙門無情面可用無金錢可通飢寒內迫勞瘁外驅衰窮之人力不能訟生死之冤呼籲路絕若欲忘父子之親蠲奔讎怨與罪人和雖至於死必不爲也蒼蒼者天昭昭者通國祥與尊伯在昏姻未訂以前已有葭莩之末親研席之舊好平生心事久當見諒人無賢愚可以理服不可以勢壓敢布腹心惟垂鑒不一

附己亥年十一月初七日尤天士與親友強邀家兒私

議云

十一日家兒妾孫氏心痛暴死十六日天士妻

馮氏亦死先是八月廿四日天士託妻叔董季昭邀家兄往邑私議家兄從阜林往墮水季昭從茅家渡往亦墮水議因不果家兄不悟至此遂爲所劫云 今按親友之議固難明言鳩死然已多微詞若女果係久病身亡眾人豈無耳目何以病故二字終不能出茲口矧揆之事理實不難明張尤道路相距不出五里雖有急猝晨夜可達何難一信相聞況二十日女梳洗收束將欲歸寧甫逾兩日何以突死死若無故何必將粉塗面挈

妓先遁不聽相驗亟行殮蓋又況銀簪入口再試皆黑
五竅血流兩目爆出實跡昭著萬口一詞至若娼妓至
今見在而云逐出另嫁難以深求果若所言試問親友
此日之議爲尤爲張而何不明娼婦去向也徒以介錫
多金衙門可以把持證佐可以賄奪銀簪可以不問娼
婦可以不提雖以本縣本學申報初情可以一概抹倒
而顛置任意者也嗚呼蒼天娼婦之同室如新死女之
屍棺安在尤氏之子旣不難蒙誑當道下亦不難欺
罔親友使幽冤之鬼恨結重冥哀病之夫淚吞窮壤蒼
天蒼天豈終夢夢而已乎辛丑五月廿四日女死再暮
之日履祥忍痛彙此併識

附復伯兄書

昨朝接兄手示字字血淚雖敬可諸兄讀之無不感動
而況弟之同氣乎弟不肖寧不知虧體辱親之不可長
兄之命之宜從但以父子天性痛不可忍仇人之謀方
極叵測不得不從官斷以結局耳人非犬馬祖宗一綫
豈不深念弟往昔遭變非常可死者屢矣壬午之變宜
死甲申之酉丙戌之間何歲不宜死癸巳甲午之病可
以死所以尙延視息者特以先人之祀未有所託耳早
夜慄慄正謂與兄孤危之勢誠如一髮引千鈞畏天之

威不敢於所厚者薄耳兩歲之兒見弟歸來牽衣遶膝及出門則皇皇以求此中豈能漠然不動在昔女兒自幼及長亦如是也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一旦取諸其懷而殺之念及平日忍罵詈受鞭撲欲見父母通一音問而不可得五月廿三之夜煩懣痛苦勺水不得入口終夕顛跌以至於死彼叔嫂二人者方揚揚計得急圖與媚婦歡好無窮若此者自其鄰近宗族莫不涕泣髮指爲之父母者獨何心乎恐至斬首以祭吾女取其血肉而飲食之未足解此怨恨也而旁人輒以不入耳之言相勸勉只坐不關切於身未免隔膚痛癢耳最可笑

者皆以天士盛情爲言弟若小人也則畏而從之不則慕而從之或思以爲利而從之有矣以弟觀之以親以友其與西眷公度時升等也雖其情極盛不過爲其兄弟而欲全之非爲吾家吾身而欲全之也凡事成敗禍福俱有天命決非人謀所能爲惟有順受其正而已弟此事非若立乎巖牆之下者比也此身未必以不訟而安以訟而危此兒亦未必以訟而失所以不訟而得所今特幼而未有知耳設使其年已長姊之冤痛而號呼求伸亦其分內事也先人有言人家無父之子不長進者亦多長進於有父者亦多譬如弟去冬今春一旦病

沒此兒亦留之天地之間任其自生自長矣世間遺腹
之子成立者儘多況弟雖衰暮未必遂死於彼人之手
幸兄勿以爲念縣差今番又作領解不投批若此舉動
尤氏之人尙可信乎不過如金人以和愚宋作一緩局
以相籠絡而已弟在郡刑廳未歸府堂被參亦無可申
訴但以討賊復讎之義有進無退不能俯首就其指揮
若親友欲邀兄以來且可遲遲不獨庶嫂心痛不宜輒
出事固有不可倒置者原告未投到而先議處於事不
便況一從私議便是私和人命便是誣告豈立於不敗
之道今日之事卽不求伸可不防屈乎介錫處心積慮
只是兩言小者死矣并了老者之命此寄娼婦書中語
也窮性命要了便了他此親對弟與士鳴言之者也介
錫處心積慮只是四字翻手覆手此在鳳鳴寺眾人前
言之者也凡事先爲不可敗今日爾雍諸公就兄言情
極易他日詭計一出卽恐爾雍諸公亦無可如何我家
就彼求解便難弟夫婦就心淵髓粥一次陸霞生爲弟
居間賣田一畝遂成切齒西眷說幾句本心話當官便
告之私下便行打罵此等心術豈不盡見乎其餘筆不
能盡弟履祥拜稟長兄大人前

附揭文

履祥好修半生讀書有素豈不知名義可畏衾影難欺
敢以訐訟虛情誣誑邦國自蒙沒身之恥伏祈仁人君
子哀而鑒之

揭為弑嫡殺妻彝倫極變懇伸公討以扶人紀事切女

張氏幼字同里尤介錫內弟董士鳴為尤氏壻介錫之

得已許之士鳴問名以後伊父母繼沒祥播遷之中海

本姓諸名琛承饑歲念兒女之親館甥三載訓誨夾持匪朝伊夕荆

妻諸氏止生二女尤屬居長恩勤撫壻踰於所生至順

治十一年歲在甲午女年及笄介錫服闋禮遣成婚女性溫

柔又幼嫻家訓為婦五年未嘗有過丙申丁酉介錫時

有狂悖如淫費賣妻盜女隱忍不言以是不至反目忽

去年八月間介錫往省幫訟祥館穀郡城不及沮止遂

以三百餘金買娼妓沈一孃為妾時西眷欲遣人招子

止晝夜宣淫荒迷無度種種淫穢口不其兄策臣名文

堂兄西眷名載以三黨尊行惟祥一人招延至家相與

匡救豈知介錫之心腹肺腸早已盡變處心積慮亟殺

吾女而後快乎冬春以來凌逼之勢日甚一日楚撻鞭

笞非復情理棧板布機軸頭棹脚木梢皆其親屬不平

酒食之供稍不遂意詬罵隨之一日女手書相初猶自

肆其狂暴繼而娼妓亦來侮辱矣繼而家人換壽亦挾

勢以凌主母矣

換壽為媼妓腹心幾索機關皆其密用

三月十二日介錫

縱妓逼女不堪尤氏宗人均為髮指策臣陽遣妓歸隨

令介錫親往迎還

時有告尤氏先人文及西眷策臣往還書劄

并其鴛母以

來同謀設計一家之人內外合并

策臣之妻與媼妓結為姊妹又以其子送

媼妓

吾女上無舅姑下見棄於夫父母音問隔絕婢僕

使令不行孤立無親旋墮奸計五月二十日女苦欲歸

祥遣舟載之也

梳洗收束已將就舟介錫禁制又陽為好語留

之不得脫甫越兩日即以毒藥暴死廿四日午隨嫁

義男姚宗私以策臣之命來招祥與荆妻倉猝往視道

遇妻弟董士鳴同至女家見女屍以粉塗面徧身青黑

介錫遁跡妓亦先避女屍之傍惟姚宗幼女一人士鳴

因將銀簪銜屍口色隨變黑西眷疑之復令室人以已

簪試驗其黑無異次日口鼻猶然血流兩目相繼爆出

荆妻痛苦就屍撫視唇鼻發瘡一月方愈此皆尤氏親

族其見其聞切齒痛心者也雖其兄策臣不能為諱但

云此人喪心已久一死不足盡其罪而已祥於本日叩

縣鳴鼓求驗一委捕衙再委儒學行賄過捺私自斂釘

抗不赴官隨以腴田百畝賂進士九天士名師一力擔

當公私把定祥貧病相兼嗣息幼弱奔控塗窮呼籲力

竭痛思吾女知詩識禮年止二十三歲任其買妓淫恣

坐見斥絕貞靜自安已為可哀乃復一命罔貸投毒立死介錫賦性狂傲雖甚寡恩獨不念孤榮之日在疾靡依妻之父母嘗有劬勞撫翼之德五年少婦為之奉祭祀睦鄉黨米鹽絲繭漿酒衣裳豈乏微勤竟溺賤類邪謀毒加良偶豈猶為有人心狗彘足食其肉事于倫紀法在必誅因此飲血瀝誠陳其顛末伏祈通國仁賢共持公義毋庇滔天豈特履祥父子生死銜結而已謹揭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九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

書九

與吳衷仲 癸巳

鄉辱枉駕又辱下問又辱命以來歲之席弟無似素志不立壯去無聞何以堪君子之厚德哉夏仲以來時欲一叩廣居以聆教益拜返書幣俗務牽之忽四逾月闕如之懷與日俱積乃仁兄不以為咎勲勲致辭申以使命弟履祥益滋惶懼矣蓋仁兄所以望其子弟者一惟道義之歸則當求天下大賢之士以為之師弟非其人固不敢任而在仁兄亦未宜以萬鎰之璞妄授拙工也但今教做道亡人